

雪山情仇

欧阳云飞著



海天出版社

雪山情仇

(中册)

欧阳云飞著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雨辰

装帧设计 赞姿

书 名 雪山情仇

著 者 欧阳云飞

出版者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天津发行所

印刷者 福建莆田县印刷厂

版 次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1/32

印 张 22印张

字 数 450千字

印 数 1—30000

ISBN 7—80542—133—1/I·27

定 价 10.80元

十二

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五月初夏,紫禁城里乾清宫内烛火通明。御案前坐着四十四岁的乾隆皇帝。他刚阅过定边右副将军兆惠从回疆呈报来的“飞函”(火急公文)。

这是一份报捷的奏章。言他奉圣谕率兵五万,分两路西进平逆,一路自乌里雅苏台进发,一路越巴里坤挺进,在博尔塔拉会齐后,穿越果子沟,直扑逆巢固尔扎(今伊宁市)。准噶尔贼酋达瓦齐弃城出逃,率众退至昭苏县境的格登山扎寨。清军追到这里,命阿玉锡等三位准噶尔勇士,带领二十二名士兵,前去侦察歼敌的道路。阿玉锡等随机乘夜突捣贼营,使得毫无准备的叛军陷于溃乱和自相蹂躏之中,创造了一个以少胜众、克敌全师的奇迹般的战例。因兵败而逃遁的达瓦齐,终于在乌什被俘,叛乱遂告平定。

这份捷报,令乾隆越看越喜,欢悦激奋之情使他坐不住了,喜不自禁地拍案而起,叫了一声:“好。”此时南风 and 爽,皓月当空,乾隆仰望满天星斗,不由心潮起伏,思绪纷至……

那准噶尔部原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活动在伊犁河谷一带。早在明成祖永乐年间,厄鲁特首领就接受了明朝廷的封爵。及至清朝初年,沙皇俄国的黑手伸入新疆以后,与准噶尔部上层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准噶尔头人噶尔丹等割据称王,发动叛乱,欺凌北疆,掠夺南疆,攻占青海,控制西藏,并以数万铁骑,东越阿尔泰山,袭击蒙古草原,还扬言联合俄

国，进攻京城。面临严重威胁，清廷决定平叛。先是康熙皇帝三度“御驾亲征”，虽削弱了叛军的凶焰，但没有彻底平息逆乱。经雍正，至乾隆，历数十年对其剿抚，均无建树。始为清廷心腹大患。

“而今平定了，在我的手上平定了！圣祖仁皇帝没办到的事我办到了，数百年没了的事，我了断啦。这不是盖世奇功是什么！便是唐宗宋祖转世，怕也难于如此！”乾隆心头勃发起一股十分自得的豪情。觉得应当写点什么。转念一想……有了：写篇碑文。

乾隆返回殿内，在御案前坐下，颌首一点，一旁的小太监早明其意，上前铺就胭脂御笺，揭开九龙端硯，奉上沁湖狼毫。乾隆握笔在手，饱蘸徽墨，略一凝思，落笔疾挥。他一贯文思敏捷，不一刻，草就了一篇二百余字的碑文：

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

格登之崔嵬 贼固其垒 我师堂堂 其固自摧 格登之
巖巖(截捏)① 贼营其穴 我师洸洸 其营若缀 师行如流
度伊犁川 粤有前导 为我具船 渡河八日 遂抵格登
面渟背崖 藉一昏冥 日捣厥虚 日歼厥旅 岂不易易 将
韬我武 将韬我武 诟日养寇 日有后谋 大功近就 彼众
我臣 已有成辞 火炙昆冈 惧乖皇慈 三巴图鲁 二十二
卒 夜听贼营 万众股栗 人各一心 孰为汝守 汝顽不灵
尚窜以走 汝窜以走 谁其纳之 缚献军门 追悔其迟
于恒有言 日杀宁育 受俘赦之 光我扩度 汉置都护 唐

① 巖巖：高峻。

拜将军 费賂劳众 弗服弗臣 既臣谢恩 既服斯义 勒铭
格登 永诏亿世

乾隆二十年，岁次乙亥，夏，五月之吉 御笔

乾隆写完碑文，看了几遍，总觉得有意犹未尽之感：“这里边如有‘御驾亲征’几个字，刻成万古不朽丰碑，那将是何等气势，何等显耀！”然既未亲征，也不能作假添上，想想只得作罢。将一点遗憾心中藏下。

自此之后，“御驾亲征”四个字，时常在他脑子里出现。但纵观天下时局，内外太平，无可亲征之处。

过了三年，时机来了，仍在西边。

乾隆二十三年秋，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移伊犁得胜之师去解阿敏城之围。阿敏位于天山南麓，在喀什噶尔以北六百公里外的黑水河畔。清廷在阿敏设有道台府，总制南疆北部地区。围困阿敏城的是南疆伊斯兰教势力最盛的教派——白山教派领袖玛木提玉素甫家族第五代玄孙大和卓波罗尼都、小和卓霍集占。

这大小和卓的父亲阿里和卓为回部第二十九世^①，该家族溯源可至公元11世纪，是新疆秉持回教始祖派噶木巴尔的后裔^②，世居叶尔羌^③。其族为和卓，故子孙沿袭为和卓。霍集占兄弟俩，曾因与准噶尔叛酋达瓦齐竞相献媚于俄国而遭达瓦齐嫉恨。达设计诱捕，将他俩囚禁于伊犁。乾隆二十年五月

① 参见《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四十八杂录。

② 参见《西域同文志》派噶木巴尔属。

③ 叶尔羌：喀什噶尔东南一带地域。

清军平定准噶尔时，才获解救。两兄弟回到叶尔羌不久，又与沙俄挂上了勾。在沙俄煽惑下，暗中作了一番筹备，在乾隆二十二年，打着宗教圣战自立伊斯兰国家的旗号，发动了大规模叛乱。第二年秋天围困了阿敏城。

驻守伊犁的兆惠闻警后，起兵四万星夜驰援。穿越天山，抄近道直插阿敏城。不料行至黑水河边的野马坡，中了十余万敌军的埋伏。全军被围于十数里长的狭长地带，虽左冲右突，皆不能脱。只得筑垒扎寨，坚守待援。

乾隆看到告急的奏章，已是兆惠被围月余了。

十月末，乾隆皇帝在正大光明殿召见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溥恒、军机大臣大学士鄂尔泰、阿文成、大学士尹继善、兵部尚书阿里衮参议回疆军机。

乾隆是个遇大事必躬亲、善于专断的皇帝。这次自不会例外。当乾隆帝提出让御林军统领贝子福康安领以督师衔，率满洲正黄旗、镶蓝旗精兵四万五千、蒙古喀尔喀贝勒骑兵一万五千西出驰援后，几位大臣俯伏在地口称万岁圣明，一个劲地称颂叫好。

这福康安是大学士溥恒的第四个儿子。溥恒是皇后察富氏的胞弟。他官运亨通，不只是沾了皇亲国戚的光，本人也是个精明谦恭的官员。外放，曾平定西南大金川的土司莎罗奔的叛乱；内辅，领略朝政井井有条。乾隆赞他“才具优长，恪勤素著”，堪为皇帝的左右臂。故此乾隆帝对他恩宠有加。溥恒的三个儿子，一齐选做驸马。福康安六岁上，皇帝便把他召进宫去，跟着皇于一块儿在上书房读书。福康安面目清秀，伶俐聪慧，兼之弓马娴熟，为皇室子弟中的佼佼者。在他十岁那年，一

天乾隆来到京西畅春园的无逸斋，察考在这里就读的诸皇子的功课。福康安也在受察之列。临至他时，他不单把乾隆抽查的《礼记》章节背得烂熟，而且在射箭中独占鳌头。待侍卫在庭院中张候——按上箭靶，他在五十步开外连中红心九箭。乾隆帝看了大为欢喜，抚着他的头笑问：“要何赏赐？”不料福康安扑地便拜：“愿作大将军。”乾隆不由一惊，继而转为一喜，乐呵呵连声说：“好、好，朕让你如愿，让你如愿。”之后，福康安十二岁时被封为贝子，十八岁时被任命为御林军统领，而今才十九岁就被钦定为统率十万大军的督师。这岂只是大将军，可说是“大元帅了！”“天子无戏言”，乾隆对待福康安，可谓是做到了。由此，也显乾隆用人之胆识，断事之魄力。

定罢统帅、方案、发军日期，下面只待皇帝说声：“众卿平身。”诸大臣便该叩头谢恩，站起身退九步，低头鱼贯而出，这番“参议”就算完了。但今天，诸大臣听到的并不是“众卿平身”，而是他们未意料到的一句话：

“朕欲效圣祖仁皇帝为榜样，御驾亲征回疆，扫除叛逆。众卿以为如何？”

几位大臣惊愕相顾，微微摇头。资格最老、年纪最大的鄂尔泰头一个进谏：“皇上忧国忧民，真乃圣明之君，实为天下臣民万幸。但这亲征之举，非同小可，恕臣愚见，想那回疆区区癣疥之患，有贝子福康安秉承圣上旨意率大军进剿，谅来定能克敌制胜。皇上坐京师而镇四海，不宜轻动为好。”

尹继善接了一句：“皇上如是亲征，微臣想来，这倒是有点抬举逆贼了。”

接着溥恒又说：“回疆路遥数千里，况时渐入冬，皇上万不可轻移圣驾，去受风寒劳顿之苦。”

大臣们要反对，这是乾隆早已料到的。他心下明白，大臣们之所以劝驾，一来是一番好心，怕他受军旅之苦，二来这时不劝，万一将来自己出征有个好歹，他那时就要落个“当初为何不谏”之罪了。其实亲征之意，乾隆已决，这会告诉大臣不过打个招呼而已。他略一沉吟，说道：“众卿之言，朕自当深思。时已不早了，众卿平身吧。”

把大臣们打发走之后，乾隆帝启驾太极殿。他去太极殿是要跟皇太后说亲征之事。没有太后懿旨，他是去不成的。清朝以孝治天下，皇帝处处都得注重这个“孝”字。一路上，皇帝寻思着要得到皇太后的懿旨怕也不难，只需把回疆叛乱说得过重些，把统军将领贬得更无能些，再把自己要统带的军队说得多一些。为了社稷，想必皇太后不会执意阻拦。谁知到了太极殿，乾隆帝满腹的如意打算顿时成了泡影。原来皇太后游园明园偶感风寒，头晕目眩浑身酸疼，回宫后就病倒了。清廷有祖制：凡无危及社稷之大难，太后染疾，皇帝不得远离，应随时伺候一侧以尽孝道。无怪乎乾隆帝一想到这条祖制，心内就发凉了。那回疆叛乱虽可说得重一些，但怎样说也还达不到对社稷的危及能到大难的程度。于是，这请太后懿旨之事皇帝只得搁在心里。

转眼便到了福康安发兵出征的日子了。皇太后病情仍不见好转。急得乾隆皇帝只好眼睁睁看着福康安统领着大队人马热热闹闹地出了西直门。

福康安走后半个月，皇太后才渐渐痊愈。皇太后的病一好，乾隆的心又活了。但御驾亲征不是小事，不仅要惊动百官，还得晓谕天下，那临出京师时的一番轰轰烈烈是免不了的。可是，京畿的机动军队都已被福康安带走了，一时上那儿去调集

数万兵马？这亲征总不能没有兵马呀，不统带兵马的亲征，那场面想起来不免有点荒唐。况且别人也不禁要问：“福康安走的时候皇帝怎么不一道亲征，偏偏他走了之后不久皇帝又要亲征了呢？这里边定会有什么名堂吧？”朝野的此种胡乱猜疑，最令人可恼。乾隆这么前前后后一想，觉得这御驾亲征的确不易办到。

可是他又不甘心放跑了这个机会。抛开建功垂史这一项不说，单是出宫去外地转游几个月这就很有吸引力。乾隆自幼深居宫闱，活到四十七岁，除了每年一趟的热河避暑山庄“木兰秋狝”^①，其它地方就没去过。乾隆常常暗自叹息：“当了皇帝二十多年，倒不知外边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这皇帝当得多没意思。”宫廷生活老一套，平板单调无奇，乾隆帝早已厌烦。当皇帝虽有许多自在处，但也有许多不自在处。他近来早起时常冒出一个念头：“我这皇帝还不如一个百姓自在呢，为坐早朝连个懒觉也睡不成！”故此，他欲借御驾亲征而去外边看看真正人间，去领略领略西域风情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为达目的，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自古以来，做官的微服私访屡见不鲜，传为佳话，我这统辖百官的皇上为何就不能？对，别惊动朝野，悄悄走。”打定了主意，他立即把溥恒、鄂尔泰、阿文成、尹继善、阿里衮几个近臣召来。对他们说明了这个意思，随即把脸一板，凭是众臣怎样劝谏，他皆不发一言，末了，他口气坚决地说道：“朕意已决，毋须多言。溥恒！鄂尔泰！阿文成！尹继善！阿里衮！”

溥恒等慌得连忙叩首俯伏：“微臣在。”

① 木兰是县名，土名围场，“秋狝”是围猎。

“朕走后，朝廷大事交付你们五人相机署理。凡事由溥恒、鄂尔泰把握。望尔等勤谨事职，莫要辜负了朕的重托。”

“臣，领旨。”溥恒等又一次叩首。

“朕西去平逆，不可张扬。外间问起，就言朕去热河静养，切切不可多言。”

“臣，遵旨。”

历来如此，大臣们就是再有道理，只要皇上金口一张，有理无理都得听他的。因为三纲五常，头一纲便是君为臣纲。溥恒等明知此事很为不妥，但皇上硬要这般，也就不得不作出心悦诚服的样子遵旨了。

乾隆二十三年初冬，在直隶到洛阳的官道上，奔驰着一行三百余人的轻装软甲骑队。骑队的中央，有一辆套着四匹健壮河套马的马车。车箱四围蒙着墨绿细呢，门帘、窗帘皆低低垂下，瞧不见里边坐的什么人。一般人会猜想，这大概是哪个大官为了什么急事在奔忙吧。殊不知这里边坐着的竟是当今天子——乾隆皇帝。

乾隆将窗帘拉开，透过窗玻璃，他看到一个银色的世界。昨夜晚下了今冬的头一场大雪，给广袤的华北平原盖上了一层银被；银色的原野、银色的房屋、银色的树木……那挂在树枝上的絮絮雪块，远远看去，真有“千树万树梨花开”之态。马儿在奔跑，皇帝的心中泛起一股激浪。他索性移开一扇窗玻璃，迎着扑面而来的清新冰凉的风，他笑了，舒心宽怀地笑了：真好啊，闷在宫苑的高墙里，哪能见到这般景色，哪能有此刻的心旷神怡！

皇上不让大队人马护送，只选了三百名精英侍卫当作卫

队。并且叫溥恒等不得通知沿途州府接驾。但天子此番远行，溥恒等担着莫大干系，手心里都捏着一把汗，哪敢疏忽！为保障皇上安全，暗地里作了许多布置。在皇帝的后边三十里，就跟着两千铁甲御林军。在皇帝的前头，也安排了飞骑，密函通晓沿途各处州府，命他们秘密接驾、护驾。因此，皇帝每到一处大一点的城池，均有该地的文武首脑跪伏在郊外十余里处恭迎圣驾。然后引领皇帝到临时张罗起来的“行宫”歇息。乾隆担心西边战事结束——要是结束了，他这亲征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到地方大都只宿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启程。至于游玩，他是这样想的：“凯旋班师时也不迟。”

一个月之后，乾隆一行穿过河西走廊，出了嘉裕关，来到了塞外。时值严冬，乱雪纷飞，旷野连绵，触目肃杀。乾隆看够了千篇一律的冬天景象，早已失去刚出京时的新鲜感，加上旅途劳累，他西行的劲头已经不是那么足了。但既已走了这么多的路，况又已来到了回疆的门口，自然还得继续走下去。

不多日，进星星峡，过哈密，来到了吐鲁番。这里离黑水已不远了，往南翻过天山，再有两天的路程便到。

闻讯赶来吐鲁番接驾的福康安向皇帝禀奏了军情：兆惠军仍被大小和卓围困，福康安到后即率军与叛贼交战，贼兵不支，退回营寨坚守。因贼兵占有利地势，大小和卓又蛊惑了另外五家和卓起兵来援，更增添了贼势。驰援的清军久攻不下，已势成僵局。被困在里层的清军异常艰苦，粮草断绝，天寒地冻，四万人马已剩下不到两万，靠着宰杀战马生存。

乾隆听后大惊，未料到贼兵会如此猖獗。

皇帝细问破敌之计，福康安谈到一个情况，引起皇帝极大关注。与霍集占弟兄同族的另一支系中，有一个名叫额尔尹的

和卓，按辈份他该是霍集占弟兄的表叔。这额尔尹和卓反对大小和卓与沙俄勾结发起叛乱，多次劝说无效，引起霍集占弟兄的恼怒，要将额尔尹一族人除掉，额尔尹势单，带领族人远避他乡。现今与侄子图尔都和卓带领了两千人马，已来到福康安大营，愿助清军平定叛逆。

乾隆听后，凝思良久，想起《三国演义》中诸葛孔明策反孟获左右而将孟获智擒之计，觉得额尔尹的这支回部人马大为有用。一个破敌良策在胸中朦胧形成。当下他也未说什么，只下旨连夜起驾，径奔黑水。福康安劝说皇帝留在吐鲁番坐镇。皇帝正待大展雄略，哪里肯听。福康安无奈，只得遵旨传令“护驾”动身。

三天后，乾隆来到了安扎在黑水近旁的福康安大营。未及歇息，他便迫不及待地传旨召见额尔尹、图尔都叔侄。

额尔尹、图尔都进帐后，按刚刚才学会的朝见皇上的礼仪跪倒俯伏，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帝亲切地用维语应了一句：“热合买提，哦吐尔。”

这句话的意思是“谢谢，请坐”。额尔尹、图尔都大吃一惊：远在天边的皇上怎么会说本族的语言？再者，刚才在帐外有人吩咐过，见了皇上应自始至终跪着说话，怎么一进来皇上就给这么大面子，说了请坐。

不单额尔尹、图尔都吃惊，就是福康安也吃惊不小。皇上会说维族话福康安并不奇怪。圣祖仁皇帝定下了祖制，凡是皇子，从幼小时就读时起，必须学习满、汉、蒙、维四种文字和语言，列入每天必修的课程。福康安曾以伴读身份与诸皇子在一道上过学，他也是会讲这四种语言的。所以，皇上讲维语，这倒不足为奇。奇的是皇上竟让这两个既不是亲王贵胄、又不是功高

元勋的普通酋长就坐，这可是从来未见过也未听说过的！我这个堂堂督师还没资格在皇上面前坐呢！

乾隆见福康安望着自己愣神，笑微微地给他递了个眼色。福康安明白过来，急忙到帐篷一角去端椅子。原来，乾隆为使召见少点拘束，谈话能够随便一点，也以免在将佐侍卫前失了皇上的威严，所以，除了让福康安随伺在跟前，其余人等一律不得进帐。因此，这椅子就只有福康安亲自动手搬了。

乾隆第一句话就讲了维语，并且和颜悦色叫请坐，这使得额尔尹和图尔都两人顿时感到这原先以为威严得不可仰视的皇帝竟是这样可亲，心中既感激又崇敬，无形中减少了与皇帝的距离。

俟两人入坐，乾隆问道：“天寒地冻，你们带来的乡亲们可有冻伤？”他仍然用的是维语，这次召见，皇帝从头至尾讲的是维语。

身材宽伟蓄着连鬓大胡子的额尔尹是个直爽人，他见皇帝关心，也就照实回答：“万岁爷，天气太冷了，睡觉缺毡子，我们的人是有冻伤。早上我清点了一下，总共有八十三人。不过，都伤得不重，只有六个骑不得马。”

“哦……”皇帝稍一沉吟，“督师福康安听旨！”

“微臣候旨！”福康安扑地跪倒。

“钦赐额尔尹和卓部毛毡两千条，着即办理。”

“臣，遵旨。”福康安三叩首，起身退出。

这下旨、领旨的一幕，令额、图两人又惊又喜，惊的是和气的皇上转眼间显示出了至高无上的权威，统帅数万大军的将领对皇上是如此的恭谨、敬畏；喜的是皇上关心是真，此来投靠没有投错。

图尔都朝叔父使了个眼色，双膝跪下，额尔尹明白过来要谢恩，也紧接跪倒。两人叩头：“谢皇上！谢万岁爷！”

乾隆呵呵一笑：“请坐，请坐。朕还有话要问你们呢。”

两人重新坐下，毕恭毕敬地望着皇帝。

乾隆问道：“两位和卓，朝廷待霍集占兄弟不薄，他们为何反叛？”

额尔尹答道：“万岁爷，他俩的心肝被魔鬼换过了。俄国毛子在牵着他俩的鼻子走。”

“有无证据？”

“有，他弟兄俩带领的马队，用的全是俄国毛子的马刀，他用来抵挡朝廷大军的三千斤火炮，也全是俄国毛子所造。至于他给俄国毛子的就更多了，和田白玉一车一车经过托里拉走，布尔塔那的牛羊一群一群顺着阿拉沟赶走。我还亲耳听霍集占说过，俄国毛子赞成他打穆斯林圣战，赶走朝廷后成立东土尔其汗国，俄国毛子会第一个承认，还说俄国毛子离得近，朝廷离得远，有了俄国毛子这样强大的朋友，是不会吃亏的。总之，那时他想笼住我，说的可就多了。”

“哦……额尔尹和卓，你可知道，他俩用的什么妖法？驱使了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他。”

“万岁爷，他们用的是真主的名义呀。”额尔尹说到这里，满面是愤慨之情，“最可恨的也就是在这里。他们盗用真主的名义，假传真主的旨意，召唤穆斯林弟兄拿起刀来赶走异教徒，建立圣洁的伊斯兰乐园。万岁爷，我们穆斯林只要是听说为真主而战，是什么都舍得豁出来的。”

“嗯……”乾隆沉默了好一阵，他细细品味着额尔尹的这段话，他想得很远，想到了将来统治回疆，宗教应起什么作用。

额尔尹见皇帝不说话，说道：“万岁爷，我还没回答完呢。”

乾隆：“好，接着讲。”

“官府有好些大人不尊重我们伊斯兰的教规，使得许多乡亲对朝廷不满，这也是有些人跟着霍集占弟兄俩跑的理由。”他刚讲到这里，图尔都急向他又递眼色又摆手，那意思是不让额尔尹说这些，怕皇帝不高兴。谁知额尔尹却说：“怕什么？我是有什么说什么，说出来让万岁爷作主。”

“好！”乾隆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欢喜地说：“朕，最喜听实话。”

乾隆又问：“你们可知，官府中有谁不尊重你们伊斯兰的教规？”

额尔尹想了想说：“嗯……我知道的有喀什噶尔道台阿巴泰大人。”

“哦，他做了些什么？”

“他把饕泡在猪肉汤里，强逼着没去支应官差的铁木尔在人群面前喝下去。”

“啊！”

“万岁爷知道我们伊斯兰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吗？”

“讲。”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在我们伊斯兰教教历第六年间，圣人穆罕默德命令塔利卜带领一队人马去追击作恶多端的多神教徒赛义德人，接连追了七天七夜，最后来到了一片荒滩，赛义德人不见了，却见到一群猪在荒滩上晒太阳。塔利卜的人七天七夜没吃食物，早就饿极了。他们把猪捉住，杀掉吃了。到了晚上，一个一个都喊叫肚子痛，第二天，又喊叫头痛，第三天全发了疯，互相打了起来，是圣人穆罕默德赶来喷洒了圣水，

这些人的神智才清醒。穆罕默德传达了安拉的旨意，说猪是异教徒用来毒害穆斯林的脏东西，谁吃了它，就会迷乱了本性，变成异教徒，死后要入火狱。从那以后，不吃猪肉列入了伊斯兰的教规。我们从生下来那天起就不吃它，那怕是快饿死了，也不能吃。阿巴泰大人逼迫铁木尔喝猪肉汤，这是对我们伊斯兰教徒最大的侮辱，比死还难受的侮辱。”

皇帝脸呈怒气，问：“阿巴泰现下在哪里？”

“万岁爷，霍集占起兵攻占喀什噶尔时，他被乱刀砍死了。”

“哦……”

图尔都：“万岁爷，我叔叔讲的都是实情。还有一点，我想特意禀报给皇上。”

“好，讲。”

“许多人本来不愿反叛朝廷。打仗要离开家，打仗要死人，田地没人种，牛羊没人管。但霍集占弟兄逼迫他们来打仗。霍集占说，谁要不参加圣战，谁就是真主的叛逆，是部落就要灭族，是个人就要杀全家。前不久，伊沙木丁和卓同另外几个和卓就是迫不得已才起兵来与朝廷为敌的。”

“嗯。”

“皇上要是信得过我。我愿只身潜人贼营，去见伊沙木丁和卓，让他们把人马带走，孤立霍集占兄弟。”

“好！你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撤走兵马，不与朝廷为敌，朕不单不咎以往，还有封赏。”

“是，仆人今晚就去。”

“督师福康安。”

“微臣候旨。”早已返回帐内的福康安答道。